

盛大文学 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
长篇
揭秘小说

十二年报业生涯 的完全经历

全景展现报业竞争重重内幕

紫金隐士◎著

报业战争

武汉出版社

报业战争

紫金隐士◎著

 武汉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报业战争 / 紫金隐士著. — 武汉: 武汉出版社,
2011. 1

ISBN 978-7-5430-5516-2

I. ①报… II. ①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8011 号

著 者: 紫金隐士

责任编辑: 赵 可

封面设计: 安宁书装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: 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0 字 数: 326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1 年 3 月第 1 次

定 价: 27.8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CONTENTS

- 引 子 / 001
- 01 W 市之战 / 002
- 02 将门虎子 / 004
- 03 父辈渊源 / 007
- 04 兄弟博弈 / 011
- 05 威逼利诱 / 015
- 06 情人出马 / 018
- 07 步步为营 / 022
- 08 百爪挠心 / 026
- 09 佳人有约 / 029
- 10 夜色温柔 / 033
- 11 柳暗花明 / 036
- 12 四海归心 / 039
- 13 北京之行 / 043
- 14 泰山北斗 / 046
- 15 沆瀣一气 / 050
- 16 老奸巨猾 / 053
- 17 秋风落叶 / 057
- 18 踌躇满志 / 062
- 19 欲望都市 / 065
- 20 王朝定鼎 / 068

报业战争
BAOYE
ZHANZHENG



- 21 猛将新援 / 073
- 22 运筹帷幄 / 077
- 23 山雨欲来 / 081
- 24 广告一姐 / 084
- 25 《加州旅馆》 / 088
- 26 鹬蚌相争 / 091
- 27 心事重重 / 095
- 28 主将归来 / 099
- 29 秣马厉兵 / 102
- 30 办报方略 / 106
- 31 发行大计 / 111
- 32 孤独骑士 / 116
- 33 迎刃而解 / 120
- 34 狼狈为奸 / 124
- 35 心灵港湾 / 128
- 36 天生领袖 / 132
- 37 亮剑精神 / 137
- 38 蝴蝶效应 / 141
- 39 父女决裂 / 144
- 40 幕后交易 / 148
- 41 试刊出炉 / 154
- 42 战略妥协 / 159
- 43 飞来横祸 / 163
- 44 誓师大会 / 167
- 45 舌战群雄 / 171
- 46 临阵磨枪 / 175
- 47 红酒迷情 / 179
- 48 深夜突袭 / 185
- 49 美女资源 / 189
- 50 出刊前夜 / 192

- 51 红色风暴 / 198
- 52 庆祝晚宴 / 203
- 53 新闻策划 / 206
- 54 战云密布 / 211
- 55 计退情敌 / 216
- 56 胜负之手 / 221
- 57 变招求胜 / 226
- 58 百年老店 / 231
- 59 卖官鬻爵 / 235
- 60 敲山震虎 / 239
- 61 鱼和熊掌 / 243
- 62 怒闯会场 / 247
- 63 黄雀在后 / 250
- 64 幕后黑手 / 255
- 65 全身而退 / 259
- 66 胸怀大局 / 262
- 67 内容为王 / 266
- 68 柔情蚀骨 / 270
- 69 剑指何方 / 273
- 70 卧底风云 / 277
- 71 连锁反应 / 282
- 72 背后的眼 / 286
- 73 指点江山 / 291
- 74 重磅新闻 / 296
- 75 失实报道 / 301
- 76 遭遇停刊 / 306
- 77 尘埃落定（大结局） / 309

引 子

S省N市，位于华东的核心地带，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进入90年代，这里成为中国报业的“巴尔干火药桶”，屡屡爆发报业大战，战况之惨烈，国内唯北京、广州两地堪与之相比。

进入新世纪以来，特别是经历2003年中国报业整顿，N市的报业版图重新划分，省、市两大党报集团收编了绝大多数虾兵蟹将，N市的报业从群雄逐鹿，变成了两大党报集团的暗中较量。也就是隶属于省党报《大江报》的《N城晚报》与市党报《N市日报》所辖的《城市信报》之间的暗战，这是两张在国内享有盛誉的都市报之间的较量。不过由于两张报纸都隶属于宣传部，几年来虽有博弈，但是毕竟“本是同根生”，血缘相近，素有渊源，所以一直相对友好，相安无事。

《N城晚报》的总编叫陈子建，57岁，胸有城府，处事老辣，在总编位置上干了13年，已经无限接近退二线的年龄了。他的处世哲学：一是继续保持《城市快报》在N市“老大”的位置不动摇；二是安安稳稳地办报，把在总编位置上的最后一班岗给站好，安全地退下来。

而《城市信报》则一直居于“老二”的位置，总编瞿明，复旦高才生，刚过不惑之年，精明强干，精力充沛。他领导的《信报》强调创新，每年都能折腾几个新花样，一张报纸被他办得风生水起，吸引了这个城市绝大多数白领和青年读者，这几年发展势头直逼《N城晚报》。

这两张报纸，占据了N市报刊发行和广告的大半江山。《晚报》日发行量号称百万，广告量每年4个多亿。《信报》发行量号称60万，广告也有3亿出头。如果不是因为S省正着力创建文化强省，省文广厅李大平副厅长顺势向省里提出将《S省文化报》更名改版推向市场，激活一潭死水的省城报业，那么《晚报》和《信报》或许会一直这样不温不火地相处下去。

最近，两位老总几乎在同一时间得到一个可靠消息：《S省文化报》更名改版为《服务新报》的方案，已经获得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的批准，而S省W市的报业枭雄吴四海也带着自己的人马来到了N市。他已经放出狠话，要办一张全中国最平民化的都市报，要在《晚报》和《信报》的报业江湖上，上演一出三国争霸的好戏。

我们的故事，就从吴四海和陈子建的一段江湖恩怨开始讲起……

01 W市之战

这天清晨，陈子建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，把整个身体埋进柔软的沙发椅里。他手托着腮帮子，陷入沉思。他在想一个人，一个可怕的对头，这个人，就是吴四海。

五年前，吴四海还是紧邻N市的W市的《W市晚报》的总编。W市是一个小城，人口不过200多万，经济总量在S省排名倒数第三。不过，W市是一座颇有历史文化遗风的小城，城市里有不少历史遗迹，旅游资源丰富，人口素质颇高。

在省会城市N市的庇佑下，W市俨然成为一座卫星城、附属城，也得到不少发展的机会。那一年，N市曾经计划引进德国的大型化工项目，总投资150亿。可是，在项目听证的时候，被环保局一票否定了，理由是污染大，不可控。于是，N市的市长就做个顺水人情，将这个项目牵线搭桥，介绍给了W市，最后在W市的工业园落了户。这一单人情，让不知内情的W市的大小官员感激涕零。

陈子建早就有将W市纳入自己报业版图的计划，所以，在W市引进这个化工项目的过程中，他不遗余力，穿针引线，发了不少“N市W市兄弟携手，引进项目，合作共赢”之类的报道，不惜篇幅，大肆渲染，给W市的高层领导脸上增色不少，一些官员和陈子建从不熟悉，发展到最后称兄道弟。陈子建当然不会做赔本的吆喝，他不失时机地将《晚报》打入了W市的市场，并且

雄心勃勃地要在 W 市建立记者站，将这一区域收入囊中。

吴四海就是在这个时候和陈子建结下梁子的。陈子建的一举一动，早在吴四海的监控中。俗话说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你陈子建在 N 市做你的报业老大，怎么好端端地跑到我吴四海的地界上撒野，非得给这个老家伙一点教训不可，吴四海狠狠地想。

吴四海出招了，只用了三招，就让陈子建一败涂地。

第一招：以“土”治“洋”。《N 城晚报》是都市大报，洋气，养眼，我吴四海的《W 市晚报》就和你背道而驰，土得掉渣。我让记者转进深宅、小巷，专挖市井消息，专写 W 城民俗，大篇幅，大容量，以本地的“土”消息，对抗你省城来的“洋”雀儿。你陈子建再厉害，也不可能为 W 市专门开 4 个版子、8 个版子吧。

第二招：降价促销。我和你打价格战。我《W 市晚报》土生土长，本地印刷，本地销售，没有运费的额外开支。你《N 城晚报》卖 1 元钱，我就卖 8 毛。我还时不时搞点有奖促销，送点食用油、白酒啥的，在价格战上耗死你。

第三招：斩草除根。这是一阴招，也是吴四海祭出的最狠的一招。全市 100 多个报亭、报摊的老板，都在同一天接到口头通知，如果代销《N 城晚报》，那么将减少给该报亭、报摊供应《W 市晚报》的数量、推迟结算售报佣金，等等。通知一出，很快《N 城晚报》就陆续在 W 市的报亭、报摊难觅踪迹了。有人事后问吴四海，为什么是口头通知，吴四海一语揭秘：“这是阴招、损招，岂能给人留有把柄。”

陈子建的扩张计划，在吴四海简简单单的三招面前，彻底玩完。这是陈子建 30 年的报业生涯里一次彻头彻尾的完败，没有一点抵抗能力，稀里糊涂就铩羽而归。

后来，陈子建逮着机会，在 W 市的高层那里狠狠地告了吴四海一状。无奈，化工项目在 W 市一落户，陈子建就此失去了利用价值，W 市宣传部的领导假惺惺地劝慰他几句，背后却没有任何实质性动作。陈子建明知这是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在作祟，但是这是别人的地盘，也只能听之任之。于是，《N 城晚报》尴尬地结束了短暂的“W 市之旅”，灰溜溜地退回老巢。

“吴四海啊吴四海，你要是敢来 N 市，我让你有来无回、身败名裂！”收回思绪，陈子建几乎是从牙缝里进出这句话。

这时，高挑、漂亮的女秘书凌达敲门而入，将一摞当天的报纸送进陈子建的办公室。

陈子建喜欢漂亮女人，凌达就是他喜欢的气质美女。一张精致的鹅蛋脸，双眼皮，柳叶眉，一张小嘴，像红透的樱桃。那一身得体的职业女装，将一个活色生香的躯体，勾勒得前凸后翘，风情万种。不施粉黛，已然诱人，如果化上淡妆，那真是像画中的千年狐妖，摄人心扉，勾人魂魄。

凌达本是报社记者，因为稿子写得不好，几乎被逼到去职的边缘，是陈子建在关键时刻拉了她一把，把她调做贴身秘书。为此，凌达感激不已。

但是，陈子建深谙为官之道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色字头上一把刀。所以，他也只是用欣赏一只精美的花瓶的眼光，去欣赏身边这位美女。

也许，有一天，这个美人能派上大用场呢。陈子建一直认为，凌达会成为他手上一张牌，一张王牌。

今天，陈子建无心欣赏美女，他的心情被吴四海要来N市的消息搅得很糟。他随手翻开当天的《N城晚报》头版，一则醒目的双通套红广告刺入他的眼眸：N市《服务新报》创刊招聘启事。

战火已经烧到了自己城墙下，这显然是吴四海的宣战书，陈子建看着这则招聘启事，忽然，每个字都旋转起来，舞动起来，在他的眼前闪烁着、跳跃着，像一群摇头晃脑的怪物，肆无忌惮，张牙舞爪；个个都凶狠异常，仿佛要伸出利爪，将他吞噬。陈子建眼睛一花，额头上冒出一阵虚汗，他瘫坐在沙发上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狼来了，这回狼真的来了！”

当传闻真的成为现实时，陈子建似乎有点未战先怯了。

02 将门虎子

吴四海是个绝对不容许别人挑战他权威地位的人。

在W市，他是报业强人。在《W市晚报》，他的话就是圣旨。

这是家族的传统。吴四海的父亲吴大勇是参加过解放的老革命，带兵打仗，骁勇异常，在部队里一直做到副师长。不过，因为没啥文化，大字不识几个，解放后，被分回原籍 W 市，后来成为主管农业的副市长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因为骨头硬，不低头，被造反派乱拳打倒，含冤离世。

吴四海因为父亲的牵连，幼年过得很苦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饱受歧视。好在“文革”结束后不久，市里就给父亲平了反。吴四海作为红色后代，得以重点培养，上学、入党、提干，几乎没费什么事。大学毕业后，在 W 市宣传部从办事员做起，一直做到副处长，但是，因为性格耿直，不通人情，和他父亲一样认死理，不圆滑，故而在机关无形中得罪了不少实权派，后来被“空降”到《W 市晚报》做了主编。虽然名义上升了一级，由副处提为正处，实则明升暗降。谁都知道，一旦离开机关，政治前途将一片暗淡。

吴四海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些，但是想来想去，已经 40 出头了，在宣传部只是混了个理论处的副处长，要权没权，要钱没钱，要想朝上走，谈何容易。和他一批进机关的同学，不少人都爬到局级、副局级了，出门小车接送，吃喝大笔一挥，好不潇洒。好几次同学聚会，他都支支吾吾地借故推掉了，混得这般寒碜，实在是无颜见人。

既然在机关上不了位，那么不如下来。吴四海本身也有这样的想法，组织部找他谈话的时候，他提了两点要求，一是级别上必须提一级，升至正处；二是必须做一把手，在报社说话管用。提了要求，表了态度，吴四海惴惴不安地等了半个月，组织上的任命下来了，满足了他的两个要求。要求他即刻上任，不得延误。

就这样，吴四海当上了《W 市晚报》的总编。虽说这张报纸是隶属于 W 市机关报——《W 市日报》的子报，上头还有个老子。但是，毕竟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、一块地盘，吴四海的才能得以尽情施展。一来有宣传部任职的经历，人脉丰富。二来，他是学中文出身，搞文字、办报纸，专业对口。吴四海把一张死气沉沉的报纸，很快给救活了，办火了，从而牢牢地坐稳总编的位置。吴四海一度在宣传部被压抑的个性，又死灰复燃了，整个人变得异常强势和嚣张。

五年前，当陈子建携《N 城晚报》气势汹汹地杀奔 W 市，意欲一举吞并 W 市报业市场的关键时刻，吴四海出招了，只用了三招，就化危机于无形，

将《N城晚报》赶出了W市，让陈子建遭遇报业生涯的唯一一场败局。这一仗，吴四海打得着实漂亮，可谓一战成名，扬名立万。

至此，吴四海在W市直至S省的报业声名显赫，举足轻重，成为响当当的人物。在W市，他的事业也一举攀上顶峰。

在外人看来，吴四海风光无限。例如他配的车，是30多万的本田雅阁，甚至比W市一把手宣传部的车还要高一档次。上面曾有人过问此事，他一句话——这是车商充抵广告费的报社接待用车，就把质疑给硬生生地挡回去了，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得出他在W市的能量和位置。类似的事还有多起，都被他高接低挡，巧妙化解了。

外面的风光其实并不能掩盖吴四海内心的失落。回到家，他要面对的是一个病恹恹的女人，他的妻子——李晓霞。

李晓霞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，当年，两人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，才子佳人，天作佳缘。然而，婚后不久，李晓霞就被查出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。医生再三告诫，第一，不能干体力活；第二，要禁欲，特别是不能怀孕，因为这会要了她的命。

吴四海当时就傻了，等回过神来，带着妻子四处求医问药，上海、北京的大医院，几乎每年都要跑好几趟，时间、精力投入不算，家里一点钱财也耗费殆尽，最后，还是没能治好妻子的病。医生几乎异口同声：这是遗传性家族病，慢性病，死不了人，也根治不了，只能吃药控制着。

吴四海欲哭无泪。

妻子倒也通情达理，几次提出离婚，要给吴四海一个解脱，但是吴四海坚决不同意。一来，他和妻子一直以来感情甚笃，几乎没有红过脸。即便是在妻子查出有病后，感情受到一定的影响，但是远没到破裂的边缘。二来，现在自己身处总编要职，离婚，好说不好听，外人一定会说他地位变了，就要抛弃糟糠之妻，这对于极要面子的吴四海来说，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不过，多年来膝下没有一男半女一直是吴四海的一块心病，也是此生最大的遗憾。

在宣传部那会儿，是吴四海最痛苦、最压抑的一段日子。白天，在部里无所事事，下午下班后，有事没事就是不想回家，不想面对妻子和她那张面带歉疚的脸。要么，找几个同事、朋友打打牌；要么，一个人到夜总会喝喝闷酒，总之，不挨到深夜，他绝不会跨人家门。

后来，到了《W市晚报》，有了地位，有了权势，特别是将原本濒死的一张报纸做大做强，做到无人匹敌的时候，在一片赞誉声中，吴四海开始飘飘然，忘乎所以，放纵自己，声色犬马，纵情酒色。白天，把报社的大小事情处理好，晚上，就跟着熟悉的企业老板、广告公司老总等一班狐朋狗友，开着他的雅阁招摇过市。先是海鲜酒楼里胡吃海喝一通，然后再去泡吧K歌，和三陪小姐打情骂俏，黏黏糊糊，有合意的，就带到W市最好的王子宾馆——他的长包房，翻云覆雨，颠鸾倒凤，好不快活。久而久之，风月场所的一套流程，吴四海是烂熟于胸。妻子因为有愧于他，对于吴四海的风月韵事，虽时有耳闻，却也是睁只眼闭只眼，假装看不见。

但是，终于有一天，吴四海厌倦了这种生活。

在吴四海看来，相比较N市，W市就像一个小县城，封闭，守旧，没有活力。如果说N市是一片海洋，波涛汹涌，气势澎湃。那么，W市就是一潭死水，波澜不惊，死气沉沉。

吴四海一直自诩为蛟龙，他需要跃出深潭，纵横四海。他需要更大的舞台和空间去施展理想和抱负。《W市晚报》的不断发展壮大，也使得吴四海的野心不断膨胀、再膨胀，小小的W市显然已经容不下他的野心了，吴四海一直在寻觅一个杀入N市的机会。就像他的父亲一样，当年跟着毛泽东，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，不断积蓄力量，终于有一天破城而入，成就一番伟业。

吴四海坚信，家族的荣耀，能在他这里得到延续和发扬。

46岁这年，他遇到了一个可以改变他命运的人——他父亲老战友的儿子，目前S省文广厅的副厅长李大平。

03 父辈渊源

吴四海和李大平的相识，源于父辈的一段渊源。

解放前，吴四海的父亲吴大勇和李大平的父亲李凤山都是华东野战军第九

纵队的猛将。这支部队的司令，就是赫赫有名的上将许世友。1949年2月，九纵被改编为解放军27军，成为第一支突破长江天堑，第一个打进大上海的铁军。当年，吴是73团二营的营长，李是副团长，两个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解放后，吴大勇衣锦还乡，荣归故里，在W市政府任职，一直做到主管农业的副市长。而李凤山则一直留在部队，1955年被授衔为少将，在南京军区担当要职。“文革”前，两家互有走动。不过，当时吴四海和李大平尚年幼，对彼此都没有什么印象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吴大勇被打倒，李凤山在军区里虽有耳闻，却自顾无暇，对老部下的遭遇爱莫能助。吴大勇离世后，李凤山一家和吴家的联系也就彻底中断了。

两年前，李凤山身染重病，临终前交代儿子李大平，无论如何要找到吴大勇的后人。“文革”时，未能尽力保护吴大勇一家，一直是老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痛，风烛残年此痛愈加深入骨髓，每每想起老人总会暗自垂泪。对于父亲临终前的嘱托，李大平自然满口答应，承诺一定满足父亲的遗愿。

父亲死后，李大平谨遵父命，携全家专门跑了一趟W市。几乎没费什么劲，就找了吴大勇的后代——也是唯一的儿子——吴四海。那时，吴四海已经是W市小有名气的人物，把一张《W市晚报》办得风生水起。

在W市最好的酒楼，吴四海做东，宴请了李大平一家。席间，两人称兄道弟，相谈甚欢。吴四海的精明强干和办事魄力，给李大平留下深刻印象。两人谈到各自的父亲以及“文革”前后的一段苦难岁月，自是一番歔歔。两瓶茅台下肚，两人的眼圈竟都有些红了。

酒席散去，李大平和吴四海惺惺相惜，依依不舍。吴四海专门安排李大平全家在W市多住了几日，自己也暂时把报社的事情撂下，抽出时间陪着李大平把W市的名胜古迹好好地游览了一番。

李大平提出要去吴大勇的墓地看看，表达一下哀思，吴四海陪着去了，那天细雨蒙蒙，白雾皑皑。李大平早早买好祭品，坐上吴四海的车，一路向郊外驶去。

吴大勇的墓地坐落在市郊青龙山，这里青山绿水，柳树环绕，风水甚好。雕刻着荷花等图案的大理石栏杆，将一座大墓围成一个近5米长、宽的平台，整个平台凸出地面约2米高，平台上铺着白色的大理石，显得颇有气势。李大

平紧走几步，摆上供品，点燃香烛和黄纸，一番祭拜，几度哽咽，不时掏出手绢拭擦眼角。

李大平是真哭，因为看到吴大勇的墓，想到戎马生涯的父亲，此时已是阴阳相隔，不禁伤心落泪。一旁，吴四海也落了泪，他感觉李大平这个人重情义，真性情，心中对他增添了几分好感。

小住几日后，因为公务繁忙，李大平匆匆告辞，兄弟两人相约N市再见。李大平觉得，自己总算了却了父亲的遗愿，看到吴四海事业有成，父亲泉下有知也放心了。而吴四海攀上省里的这个有权有势老哥，心中也是暗自窃喜。

那年，李大平仕途正旺，已经坐上S省文化厅副厅长的宝座，在所有四个副厅长里排在首位，在省厅则是“坐二望一”。

不过，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以及S省从“文化大省”向“文化强省”的迈进，政府一声令下，省文化厅和省广电局整体合并，省广电局局长戴自强到文化厅做了副厅长，位置一下子排在了李大平的前面。这件事，让李大平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眼看老厅长就要退休了，李大平顺理成章地“接班”似乎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了，没想到，机构改革这把火烧了起来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戴自强挤到了他前头。两人年龄相当，资历相仿，戴自强的到来让李大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不安。

这几年，李大平在文化厅没少干事，可谓成绩卓然。他主抓的省图书馆和省博物馆“双馆”建设，已经进入收尾阶段。两个文化工程，耗资巨大，气势辉煌，一南一北，遥相呼应，成为S省建设“文化强省”的精品力作。此外，在S省创建4大文化产业集团的攻坚战中，李大平也是冲锋在前，引资、改制、借壳、重组等，他亲力亲为，战功卓著，为此，他还专门得到主管文化产业的省委、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多次夸奖。

然而，就在他以为升迁在望的时候，机构改革以及戴自强的到来搅了他的局。

李大平自然不甘心倒在胜利的曙光前。

他接通了党校研究生班同班好友——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陈明远的电话。两人相互寒暄几句，就直奔主题了。

“明远，最近我组织了一场笔会，请了省里的戴蒙等几个著名的书画家，

挥毫泼墨，完成了几幅精品，我帮你挑了两幅，回头让我的司机给你送家里去啊！”

“笔会？什么名头？大平兄，千万不能授人把柄啊！”陈明远有些担心。

“老兄，这你放心，我用的是‘爱心助学’的名义，那些书画家都以为作品最后义卖了，哪里会想到我截留几幅呢？哈哈！”李大平得意地说。

“总之，小心为妙。一定要做得干净、利落，不要留有后患。这帮书画家，精得很哪。”老谋深算的陈明远提醒道。

“这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山人自有妙计。”李大平抿了一口茶，润了润喉咙。他话锋一转，问陈明远：“老兄，最近那个厅局有没有什么空缺，让我能动一动？”

“哦。你在文化厅干得挺好，位高权重，怎么动这个心思呢？”陈明远明知故问，他知道戴自强的“空降”让李大平有点坐立不安。

“哎，你是不关心兄弟我啊！”李大平故意深深地叹口气说，“戴自强来后，我现在处境尴尬啊。本来是‘坐二望一’，一夜间变成‘一仆二主’，你说我郁闷不郁闷？”

“哈哈——”陈明远一阵大笑，“那也不至于让你心生退意，要到别的厅局去‘补缺’吧。现在我省正在建设文化强省，我刚拿到一份内部材料，未来五年，全省文化事业投入要‘两个高于’，每年财政文化事业支出增幅高于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增幅，文化事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于前一个五年。此刻，正是你老兄大显身手，成就宏图伟业的大好时机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”

“你以为我想挪窝啊，在文化厅干了半辈子，我还真有了感情，只是——”李大平欲言又止。

“老兄，你的业绩有目共睹，省里领导都有数。只是，你手下还有个烂摊子——《S省文化报》，一直以来死气沉沉，病入膏肓。如果能救活，继而打造成一张强势报纸，那么你在省领导面前的印象分将增加不少啊。”陈明远为李大平出谋划策道，“这张报纸做大做强了，一方面可以为你现在的工作造势；另一方面，也为你的升迁增加了一枚很有分量的砝码。你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。”

“老兄这个建议，价值万金啊。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改日，定当重谢，重谢！”因为激动，李大平的声调都有点变了。

本来，已经心灰意懒了，陈明远有意无意的“点拨”，让李大平有如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。

放下电话，李大平在办公室的红地毯上来回地踱着步。忽然，他停在悬挂于书桌正前方的一幅字面前，这幅字是一位国内的草书大家的馈赠：“不知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——落款是书赠大平兄，惠存。此刻，他眼睛死死地盯着这幅字，若有所思。紧锁的眉头，也随着思绪的游走渐渐地展开来。

04 兄弟博弈

晚上，吴四海接到李大平的电话，要他第二天上午火速到N市有要事相商的时候，他正在王子宾馆的长包房和一个老相好翻云覆雨。

这个电话，来得有点不是时候。

吴四海拿起手机，看了一下来电，是李大平的电话，不敢怠慢。他示意那女人不要发出声响，然后接通了李大平的电话。李副厅长在电话里只有简短的几句话，他让吴四海第二天早上直接去他家里，有要事相商，十万火急！

吴四海心想，我这几天左眼皮子老是跳个不停，莫非真有好事临头？但是，他又不敢多问。挂了电话，呆坐片刻，思来想去，不知道李大平葫芦里装的什么药。

这时，身边的女人不愿意了。激战正酣的时候，吴四海去接电话，之后就是沉默不语，若有所思，那女人正兴奋着，在云端里飘着呢，忽然直直坠地，自然不甘心。她爬起来，光溜溜的身子扑向吴四海。吴四海哪禁得住如此撩拨，顿时鼓起余兴。

又是一夜折腾。

天刚蒙蒙亮，吴四海就离开宾馆，驱车赶往省城。

这天是周末，李大平一早就叫老婆带着家里的保姆赶去菜场，叫她不惜银